



歼-20 中航工业集团供图

2024年12月18日，时隔两个多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中航工业成飞所）原副总设计师谢品再次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听闻《华西都市报》已创刊30周年，封面传媒也成立9周年了，他笑着说：“以前常看你们的报纸，流光如矢去不可返，一转眼我85岁，它也30岁了。”随后，他送上了祝福：“祝《华西都市报》30周年暨封面传媒9周年生

日快乐，它像一个孩子走到成熟的壮年。《华西都市报》及时报道人们关心的事物，是一张受欢迎的报纸，愿她越办越好。”

退休后的谢品几乎很少再谈起工作上的事情，过着悠闲生活。

2024年9月下旬，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谢品在位于锦江河畔武侯祠旁的中航工业成飞所武侯园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采访里，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讲述了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壮丽故事。

### 歼-8首飞 独立研发闯出新天地

1957年，谢品入读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系空气动力学专业。彼时，新中国试制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已诞生，航空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毕业后，谢品进入国防部六院一所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宋文骢。“我是宋总的下属，我们共事半个世纪，除了同事关系，他更像我的兄长。”

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中国空军的主力机型，歼-7始终存在着一个问题：航程太短。让谢品印象深刻的是“双发方案”。通过深入的论证和研究，他和同事们一致认为采用双发动机能够解决航程问题。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国家不让搞新机。“宋总是个敢想敢做的人，他想了

一个办法，给方案取名叫‘歼7改进方案’，然后将方案锁进保险柜，说未来能派上用场。”谢品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超级大国已拥有两倍声速战斗机，而我国却没有与之抗衡的装备。因国际形势突变，引进途径被堵死。

形势逼人，唯有独立研发。1964年，中央军委下达研制新机的任务。在一次机缘巧合中，那份锁进柜子的“歼7改进方案”被公开，得到了上级认可，这就是后来的歼-8。

歼-8首飞当天，谢品全程目睹。从飞机启动、滑跑，到直刺长空，他形容：长长的脖子，像天鹅一样美丽。歼-8的首飞成功，使我国结束了不能自主设计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的历史。

### 歼-10首飞 拉开中国航空新时代

1970年，响应三线建设号召，谢品跟随300余人的大部队来到成都。提及对成都的印象，他笑着说：“那时这里的人还穿长

袍衫，裹头巾，我们觉得好新奇。”

一起过来的还有歼-9项目：一个研制10余年却未能飞上天空的机型。



歼-10 航空工业集团供图

# 把忠诚、奉献镌刻在蓝天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原副总设计师谢品

### 人物名片

谢品，生于1939年，福建龙岩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原副总设计师，原预研主管总师，研究员。长期从事和主持新机的发展论证、预先研究、总体设计和作战使用研究。曾先后参加歼-7系列、歼-8、歼-9、歼-10系列、歼-20、枭龙等10余个飞机型号的设计研制，对多个型号飞机的诞生或立项有突出贡献。

曾荣获多项国家及部级科技进步奖，荣立部级一等功两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邹阿江



谢品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周彬 摄

“歼-9技术指标频繁改动，最终在1980年‘下马’（项目停止），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但谢品并不觉得太惋惜，他说：“积累的技术成果和研究方向不会白费，我们会设计出更先进的战斗机。”

热血初心散落在长久而细致的努力中。1982年，歼-10开始方案论证。1986年，56岁的宋文骢被任命为歼-10飞机总设计师，谢品深度参与其中，负责分管总体设计、气动力分析。

谈及歼-10，谢品说：“从事歼-9飞机研发多年，在鸭式气动布局和中程武器系统上积累的研究成果，为歼-10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8年3月23日下午，温江机场，万人齐聚，首飞试飞员雷强驾驶歼-10完成首飞。“飞机在天上飞了20多分钟后顺利地着陆，宋总小跑过去和现场的人相拥，喜极而泣。”很多年后，几乎所有参与过研发工作的人谈起歼-10首飞成功，仍激动不已，谢品也不例外。“这是我国第一款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战机，直接拉开了中国航空的新时代！”

### 和宋文骢 是同事亦是挚友

采访中，谢品提及最多的是宋文骢，那个是同事亦是挚友的人。

半个世纪的工作经历，谢品一直伴着宋文骢。“最早他当组长，我是组员；他是总设计师，我当副总设计师。”谢品说，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总

设计师，宋文骢没有吃过“洋面包”。“宋总是真正意义上打过仗的飞机设计师，饱受战争洗礼。”谢品评价道。

在技术上，谢品认为，老宋是个总想着往前走的人。因为主意多脑瓜灵活，很多同事戏称宋文骢为“宋老鬼”。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财政吃紧，新机型很难“上马”。但宋文骢始终认为，新型号的研制势在必行，并带领团队开展了前沿技术研究。1964年，国家开始重视新机型的研制，而中航工业成都在这方面已取得长足进展。

作为参与歼-10项目研制的团队核心成员，为了争取该项目研制工作，宋文骢、谢品与中航工业成飞所原所长成志明三人曾一起向有关部门立下了军令状。2015年12月30日，宋文骢因病被送到北京，这次也是他们与“老宋”的最后一面。

2016年3月22日下午1点10分，86岁的宋文骢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1医院辞世。3月23日——歼-10首飞18周年，《华西都市报》刊发名为《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去世“他去了离翱翔的飞机最近的地方”》的新闻报道，以此纪念。这篇报道谢品后来才看到。他说：“大家都说，宋总去了离翱翔的飞机最近的地方，我也这样认为。”

谈起过去的回忆，无数画面仍会清晰地出现在谢品的脑海里。作为一个在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潮流里走过半个世纪的人，如今再回头看，他说：“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虽经历坎坷和曲折，却一直在稳步向前，硕果累累。”